

明清筆記叢書

香祖筆記

〔清〕王士禛撰



I262/27

明清筆記叢書

香祖筆記

〔清〕王士禛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責任編輯 盛曉峯

封面設計 范嶠青

明清筆記叢書

香祖筆記

〔清〕王士禛 撰

湛 之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皋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 8.125 字數 182,000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01—21,200

統一書號：10186·356

定價：（六）0.78元

點校說明

《香祖筆記》作者王士禛，字子真，一字貽上，號阮亭，山東新城（今山東桓台）人。王氏爲濟南望族，士禛的高祖名重光，明嘉靖時官至戶部左侍郎，祖象晉，爲明萬曆時浙江右布政使，撰有《羣芳譜》一書。王士禛於清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年）成進士，十六年（一六五九年）選授揚州府推官。揚州爲東南名勝之地，明末的一些遺民又多聚集於此，王士禛在揚州，於公事之餘，與諸名士詩酒文宴，來往密切，從此並自號漁洋山人，詩名日著。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年），內遷京官，歷任翰林院侍讀、詹事府少詹事、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刑部尚書等官職。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年），卒，年七十八。

王士禛的著作頗多，單以其所著筆記而論，就先後有《居易錄》、《池北偶談》、《古夫于亭雜錄》、《分甘餘話》等，《香祖筆記》則是他所撰筆記中著名的一種。其自序稱於壬午（康熙四十一年，一七〇二年）後居京師，「偶有見聞，筆之簡策」。又據其好友宋犖康熙乙酉爲此書所作序，謂王士禛「又輯癸未迄甲申兩年筆記，屬校訂爲序」，則這部《香祖筆記》主要爲康熙四十二年、四十三年所作，而於康熙四十四年刻行。王士禛於康熙四十二、三年間任刑部尚書之職，四十三年以審案失出罷官，歸山東

故里，日事著述，不與聞門外事。《碑傳集》卷十八宋華《資政大夫刑部尚書王公士禎暨配張宜人墓誌銘》。康熙四十三年，王士禎七十一歲，可見這部《香祖筆記》乃其晚年所作。

王象晉在他所撰《羣芳譜》中曾說：「江南以蘭爲香祖。」王士禎取其祖父之語，以名其所居之室，並作爲這部筆記的名稱。《香祖筆記》共十二卷，篇幅雖不多，內容却很廣泛，據宋華序稱，書中所述，「或辨駁議論得失，或闡發名物源流，或直書時事，或旁及怪異」，大致可概括全書。這時，王士禎居北京已久，所記關於清初北京的勝迹，如卷三記北京書肆，記京郊勾園等舊址，又如各卷記朝章典制、人事黜陟，都是作者所耳聞目覩，加以作者的文筆又能使所敘述的情事，具體生動而有韻味，因此這部筆記，不單可爲治史者之參考，也可作爲文學隨筆而加以欣賞。

作者是詩人，在康熙間的詩壇上標舉「神韻」之說，影響極大。他在康熙時與另一著名詩人朱彝尊齊名，當時稱爲「南朱北王」。比他稍早的詞人納蘭性德，在其所著《原詩》中對清初詩壇曾有這樣的描述：「十年前之詩人皆唐之詩人也，必嗤點乎宋；近年來之詩人皆宋之詩人也，必嗤點乎唐。……矮子觀場，隨人喜怒，而不知自有之面目，寧不悲哉。」王士禎的「神韻」說雖主盛唐，但他主張作詩應當天然有真趣，不可造作，不能勉強，在片面摹唐仿宋的清初復古詩風中，還是能獨樹一幟，在詩歌理論和創作實踐上仍有值得研究的地方。他的論詩之語，在《香祖筆記》中也有所表現，並占了相當的分量。標舉佳句名篇，品評得失，是這部筆記的特色之一。如卷二記程石壘五絕「朝過青山頭，暮歇青山曲，青山不見人，猿聲相斷續」，譽爲「天然不可湊泊」；又舉七言律聯句，如明高啓「白下有山

皆繞廓，清明無客不思家」，楊慎「江山平遠難爲畫，雲物高寒易得秋」等，皆爲「神韻天然，古人亦不多見」。作爲詩人和詩論家，王士禛的眼光並不拘限於兩漢、唐、宋，他對於明代及清初詩人，雖無大名氣而間有佳作者，多能標出，說「論詩不可徇名而失實」（卷四）。正因如此，包括這部《香祖筆記》在內的他的數種筆記，對於我們研究明末清初的詩歌，是不可忽視的資料（又如本書卷九記戲劇家洪昇事迹，洪昇曾是王士禛的門生）。

王士禛於同輩詩人中號稱博洽，但由於筆記多係隨手札錄，未遑詳考，因此書中所論唐、宋詩文也間有失實之處，《四庫提要》曾指出他在《池北偶談》中將劉禹錫的「覆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誤作白居易詩，《古夫于亭雜錄》中又將作《詩人主客圖》的晚唐人張爲爲南唐人，作《吹劍錄》的南宋人俞文豹爲元朝人，這都是失於考核之處。這種情況在《香祖筆記》中也有。如卷三有一條云：「劉春虛，盛唐詩人之傑。李華作《三賢論》，論春虛與元德秀、蕭穎士……」卷十二又提及劉春虛，說：「予觀獨孤及《三賢論》及殷寅所嘆春虛之長不止于詩，詩亦豈止十四首。」此處把《河嶽英靈集》的編者殷璠說成殷寅，把《三賢論》的作者李華說成獨孤及，又把《三賢論》中的史學家劉迅說成詩人劉春虛，都是錯誤的。此外，《香祖筆記》中還多有自我標榜之處，往往借別人之口，炫示已作，這也是古代的文人積習，不過王士禛更顯得突出罷了。

《香祖筆記》有康熙四十四年序刊本、《漁洋山人著述叢書》本、《申報館叢書》本、《清代筆記叢

刊《本》、《筆記小說大觀》本等多種本子。此次標點，以康熙四十四年序刊本爲底本，中有缺行缺字，則用《清代筆記叢刊》本等補正。

湛之

一九八一年三月

宋犖序

說部叢書，昉於漢、魏，盛於唐、宋以來。夫識大識小，皆載文武之道，雖聖人猶學之，士君子著書立說，豈苟然哉！大抵人品高，師法古，與會佳，兼是三者，其立言必雅馴，足以信今而傳後。他若稗史野乘，摭拾浮誕不經之言，用以誇示三家村農及五都市兒已耳，大雅捧腹，吾無取焉。阮亭王先生，今世之古人也，與余交，素心莫逆，垂四十年。自其同官長安日，公退之暇，輒見其著書自娛，殆無虛日。聲詩古文而外，間隨筆爲札記，要必貫串經史，表章文獻，即一名一物，異日可垂典故，備法戒者，乃錄之，否則略而弗書。比年有《池北偶談》、《居易錄》、《皇華紀聞》諸書次第行世，近又輯癸未迄甲申兩年筆記，屬校訂爲序。余受而卒業，或辨駁議論得失，或闡發名物源流，或直書時事，或旁及怪異，率皆精簡而不浮。如啖蜜者，中邊皆甜，致有餘味。又如捉松枝塵，作魏晉清言，吐納風流，雖起王、何諸子於今日，無以相難也。洵可謂閱覽博物君子矣。往余閱益都孫文定公《顏山雜記》，服其簡核，次則德州田少司寇《黔記》，亦有思致。二公與阮亭皆齊產，然平心品題，終當讓此尤勝。筆記十二卷，香祖乃其軒名，義取室有叢蘭也。空谷不言，無人自芳，政可想見其人品耳。若夫師法古，與會佳，直阮亭之緒餘也夫。康熙乙酉春日，西陂同學宋犖撰。

自序

愚舊有《池北偶談》二十六卷，刻于閩，《居易錄》三十四卷，刻于粵，皆有成書。壬午後盡急還京師，偶有見聞，筆之簡策。適所居邸西軒有蘭數本，花時香甚幽淡，昔人謂蘭曰香祖，因以名之，凡十二卷。漁洋山人王士禛。

香祖筆記目錄

宋肇序	一
自序	二
卷一	一
卷二	三
卷三	四
卷四	六
卷五	八
卷六	一〇
卷七	一二
卷八	一四
卷九	一六
卷十	一七

卷十一.....	三六
卷十二.....	三八

香祖筆記卷一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三月初五日，文華殿經筵。臣士禎以經筵講官刑部尚書侍，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熊賜履、禮部侍郎羅察進講《四書》「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一節，禮部尚書韓菼、工部侍郎舒輅進講《易經》「繫辭」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四句。講畢，賜宴太和門。

初八日，東宮會講持敬殿。臣士禎以尚書侍班，講官內閣學士禮部侍郎兼詹事府詹事來道、右春坊右諭德兼修撰沈涵進講《四書》「親親而仁民」二句，少詹事賽音布、翰林院修撰胡任輿進講《書經》「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二句。講畢，賜茶文華殿門。

江南道監察御史張瑗題爲《逆惡之罪》，既已正典于前朝，私豎之碑，豈宜傳流于後世，亟請乾綱敕毀，以儆奸邪，以垂鑒戒事。恭聞我皇上前歲翠華南幸，命修岳飛之墓，賜題于謙之碑，誠以此二臣者，忠貫日月，義壯山河，故特表而揚之，以風示天下。夫善在必彰者，則惡在所必殫。臣奉命巡視西城，前往西山一帶查閱，至香山碧雲寺，寺後峻宇繚牆，覆壓數里，鬱蔥綿亘，金碧輝煌。疑是前代王侯寢宮，詢之土人，乃知爲故明罪惡滔天磔尸身後逆璫魏忠賢之墓。墓上有穹碑二，屹然並立，合

書「欽差總督東廠官旗辦事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尚膳監印務司禮監秉筆總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殿完吾魏公忠賢之墓」。臣觀覽之下，不禁髮指。夫魏忠賢者，在故明天啓時竊操國柄，屠毒忠良，惡貫滿盈，一時羣小皆出其門，德碑生祠，幾遍天下，神人共憤，道路以目。至崇禎初年，罪狀發露，押往祖陵，潛行自盡，磔尸河間。迄今公論在人，尚恨戮尸不足以蔽厥辜，乃畿輔近地，尚留此穢惡之迹，僭越之制，何以儆巨憝，昭大法哉！況當奉旨纂修《明史》之時，凡明季忠良被禍諸臣，無不立傳表揚，以彰公道，光天化日之下，豈容奸孽餘黨，膽大潑天，目無三尺。仰祈天威乾斷，敕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剗平其墓，俾天下後世，知凶惡之徒，不能違憲典于身前，并不能保墳墓于身後。其于聖明輝惡之義，不啻炳如日星，嚴如斧鉞矣。」云云。奉旨：「魏忠賢碑墓著交與該城官員仆毀剗平。該部知道。」璦賦詩紀事云：「彰輝表天道，誅賞昭王綱。伊誰實職之，蘭臺凜秋霜。道惟鋤奸宄，庶以全善良。攬轡出都門，陟眺西山岡。廬舍匝阡陌，各各營農桑。厥俗一以樸，民氣尤悅康。榛莽化蘭蕙，無復嚙豺狼。尋憩古佛刹，紺碧何輝煌。背負諸墓碣，封樹皆貂璫。逆闖塚逾制，陵園相頡頏。穹碑矗霄漢，長松繞垣墻。以彼稔凶惡，萬死奚足償。搏噬縱鷹犬，湯鑊烹鸞凰。天地盡暝晦，白日無晶光。古多寺人禍，茲禍逾漢唐。國步倏艱疏，社稷旋淪亡。彼身已寸磔，墓胡留山陽。我見髮上指，衝冠心激昂。及此不鏟薙，無乃忤蒼蒼。拜疏請明旨，聖德奮乾綱。碑仆墓亦毀，狐兔將安藏。堯舜除四凶，海宇稱平章。誅惡及勝國，來者心自臧。岩壑湔穢濁，草木回芬芳。聊以佐史筆，憲紀于焉張。」璦字蓮若，祁門人，予辛未科南宮所取會元也，以編修改御史。一時賦詩紀事者甚衆。按工部郎中萬公燝疏云：

「臣於三月詣陵開工，過香山碧雲寺，見魏忠賢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闊，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虎接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髣髴陵寢。」云云。則闖擅國柄時，自營生墳已久，特既誅之後，未有建議毀之者，故幸存至今耳。

羽紗羽緞，出海外荷蘭、暹羅諸國，康熙初入貢止一二疋，今閩廣多有之，蓋緝百鳥毳毛織成。予按《異物彙苑》，唐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爲裙，正視旁視，各爲一色，日中影中，各爲一色，而百鳥之形狀皆見，然則古亦有之矣。又《南史》，齊文惠太子織孔雀毛爲裘，華貴無比，武后有集翠裘以賜幸臣，皆其類也。又滿刺加哈烈出鎖襖，一名梭服，鳥毳爲之，紋如紉綺。今閩中最多，價不甚高，非羽紗羽緞比。

浙江巡撫某疏：「明紹興府知府湯紹恩，於三江海口築塘建閘，早澇無害。逮我朝定鼎，洩水驅沙，靈異尤著；禦災捍患，利益弘多。伏祈敕賜褒封祀典。」云云。下禮部議，允行。

京師粥花者，以豐臺芍藥爲最，南中所產，惟梅桂、建蘭、茉莉、梔子之屬。近日亦有佛桑、榕樹。榕在閩廣，其大有陰一畝者，今乃小株，僅供盆盎之玩。佛桑重臺者，永昌名花上花，見《藝林伐山》。

鄧處士萬斯同，字季野，與其兄斯大，字充宗，同游黃太冲之門。充宗研精經學，而季野貫穿史事，于明代三百年典故如指諸掌，史館總裁諸公聘入京師，一切皆取衷焉。初先伯祖太師公諱象乾列傳，汪編修琬、倪檢討彙各有撰述，季野從實錄搜采十許事補入，視二君爲詳。其所撰《宋季忠義錄》十二卷，一卷載恭帝、端宗、末帝本紀，陳仲微《二王始末》；二卷迄末自江萬里、文天祥而下逮劉辰翁，凡四百六人，皆向來紀載所未備也。所著又有《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補歷代史表》六十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廟制圖考》四卷，《河渠考》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儒林宗派》八卷，《羣書疑辯》十二卷，《書學彙編》二十四卷，可謂通儒。壬午四月歿于京邸，甚可惜也。

自己卯順天鄉闈乾清門覆試舉人後，直省考試官自侍郎以下，概行開列，恭候欽點。壬午鄉試，以副都御史張睿主考陝西，御史吳甫生副之；吏部文選郎中陳汝弼主考江南，工科給事中黃鼎楫副之；御史劉子章主考江西，御史傅作楫主考浙江，翰林滿洲阿爾賽副之。湖廣巴海，大理評事，予門人山東滿保，河南傅森，皆翰林，滿洲人。山西孫致彌，戊辰庶吉士。副都御史、御史、庶吉士典鄉試，自是科始。

二十年來，京師士大夫不復用金扇。初則尚金陵仰氏、伊氏素紙扇，繼又尚青陽扇，武林各色來紗扇，未幾廢而不行，獨尚曹氏靴扇，溧陽歌扇。一時風會，雖小物亦然，殆不可曉也。

壬午七月，浙江巡撫趙申喬疏言，浙省每科試卷一萬二千有奇，舊例同考官僅十三人，不能遍閱，請增三員。禮部覆允，併通行各直省，如有試卷數多，房考不足者，題明量行增加。得俞旨，是科浙闈解額視江南之數，并著爲例。

丙子，予奉命祭西嶽西鎮，登鳳翔靈山靈鷲寺，見如來泥洹像，諸弟子有悲泣者，竊以爲疑。適觀《世說》，顧數七歲，言當由忘情，故不泣，未能忘情，故泣。尋味二語，大有解會。

康熙庚辰夏六月二十八日，蒙恩賜御書「帶經堂」扁額，謹紀述于《居易錄》末卷。今年壬午四月六日，再蒙恩賜御書「信古齋」扁額。回憶戊午夏初蒙恩賜「存誠」、「格物」二扁，已二十五年矣。二十五年中，三蒙御筆題賜堂額，榮寵逾涯。宋學士蘇易簡獲賜飛白「玉堂之署」四字，一時輒侈爲盛事。臣之蒙恩，何啻什倍。恭爲摹刻，懸于蓬華之居，而什襲御墨于寶楨，謹紀頒賜年月，以示世世子孫勿忘報稱云。

壬午六月初九日，召集內閣九卿及翰、詹、卿、寺、科、道各部郎中四品以上官于保和殿，傳上諭云：「尋章摘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本。朕四十餘年，惟日兢兢，未嘗少釋萬幾，自警有始無終之誚，念茲在茲也。政事之暇，頗好書射，歷年以來，所積臨摹字幅，賜卿等觀之。」臣士禎得絹素大字一幅，

共二十七字，云：「惟正是視，玄黃匪惑，非禮不觀，儀型是則。慎爾所觀，無愆斯德。臨米芾。」首尾凡小璽三，曰「淵鑑齋」，長寸餘，闊八分，白文。「康熙宸翰」，方一寸三分，白文。「敕幾清晏」。方一寸四分，朱文。是年七月二十三日恭紀。

浙江鄉試廣額，既奉特旨允行，順天府尹錢晉錫上疏，以京畿國學首善之地，請照浙江例增廣解額。禮部覆准順天等府廣額十人，國學八人，奉天府一人，宣化府一人，八旗滿洲蒙古三人，漢軍一人，共廣額二十人；湖廣總督郭琇亦以湖南北地大人衆，援例疏請，部覆准照浙江例廣十三人，可謂一時右文盛事。然止順天國學浙湖三直省，而他省督撫未及疏請，部議遂未之及，未免向隅矣。至予鄉爲孔子闕里所在，解額六十名，而至聖裔四氏學二人，即在解額之內，則視他省尤爲未均，惜無言之者。

梵言薜荔，猶此言餓鬼，出《大藏》服字函。

盤山拙庵智朴和尚自江南還山，以《滄浪高唱》畫冊來索題。蓋師訪宋牧仲開府于吳門，適朱竹垞彝尊太史自禾中來，會于滄浪亭，共賦詩見懷，而畫史高簡圖之者也。宋詩云：「青溝闌就老烟霞，瓢笠相過道路賒。攜得一瓶豆苗菜，菜名，出盤山。來看三月牡丹花。因緣大事公能了，潦倒粗官我自嗟。」